

# 生命之旅

学人游记丛书

石 英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学

人

游

记

丛

书



生命之旅



石英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大钧  
装帧设计：宁成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旅/石英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7  
（学人游记丛书）

ISBN 7-5032-1871-1

I. 生… II. 石…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457 号

书 名：学人游记——生命之旅

作 者：石 英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

印 刷：河北遵化市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

字 数：280 千

印 数：1—3100

定 价：24.80 元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5201174）

石英的散文，深邃、厚重、优美、耐读。本书是石英近年来游记散文新作之精品，以“生命之旅”为主题。

本书重在透过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原理，揭示人与自然的生命契合，人文精神的生命力本质。大自然给了人们以陶冶，而人的存在又给了大自然活体的映照；人文、历史给现代人以激发，而人的积极开创又是传统人文精神的继续。

### 石英创作简历

石英，1935年生，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曾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等职。现为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为作家、诗人、评论家，石英著作甚丰。早年著有《吉鸿昌》、《文明地狱》等著名文学作品。先后出版长篇小说《火漫银滩》、《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等，诗集《故乡的星星》、《当代正气歌》等，散文集《石英散文选》、《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石英卷》、《石英域外散文选》等，杂文集《石英杂文随笔选》，评论集《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四十余部近千万字。

丛书策划：李大钧 马力

装帧设计：宁成春

## 目 录

## 山海奇踪

- 生命之旅····· (1)
- 感慨“天尽头”····· (5)
- 樱桃·竹林·清溪····· (8)
- 孔林漫步····· (12)
- 巨树巨著共长生····· (15)
- 瑯琊台漫笔····· (18)
- 再释开封····· (21)
- 高速路从古邙山穿过····· (24)
- 赤壁随想····· (27)
- 再登荆州城····· (30)
- 古文化城漫笔····· (32)
- 怀湘三味····· (35)
- 雨雾衔南岳····· (41)
- 黄洋界雨奇····· (44)
- 井冈挹翠····· (47)
- 庐山——绿色的天宫····· (49)
- 庐山有这样一个阳台····· (53)
- 龙虎山 仙女岩····· (55)
- 厦门风韵····· (57)
- 车过富春江····· (60)
- 寄情钓者····· (63)

千岛湖感应 .....	(66)
乌镇留影 .....	(69)
在虎门，林则徐雕像前 .....	(72)
虎门谒关天培 .....	(74)
秋访平型关 .....	(77)
雁门内外古今情 .....	(80)
今悟晋祠 .....	(83)
寂寥汾阳宫 .....	(86)
从溶洞说到冰洞 .....	(89)
涿鹿三祖浴秋风 .....	(92)
兴城与袁崇焕 .....	(95)
城与人的命运 .....	(98)
长白封山画 .....	(102)
一条僵死的蛇 .....	(105)
呼伦贝尔的梦幻 .....	(108)
半岛春雨图 .....	(111)
自知十笏非沈园 .....	(114)
兴奋中的些许惆怅 .....	(117)
海湾，由冬到春 .....	(120)
海滨的比较 .....	(122)
僻岛 .....	(124)
海洋的吝啬 .....	(128)
名花开在纯朴的土地上 .....	(131)
莱芜，使我惊叹 .....	(135)
“南下”乡贤古有之 .....	(138)
不能忘记的过去 .....	(141)
心灵的家乡 .....	(143)
中州气韵 .....	(146)
苏州情致 .....	(149)

自领风骚小黄山·····	(152)
塞北重镇走笔·····	(155)
长白春来猛·····	(158)
长白混交林“战场”小记·····	(161)
天池的冬天·····	(164)
天涯、橡胶和猴岛·····	(166)
“清高”的代价·····	(170)

### 西部写意

沙原天地间·····	(172)
向西北，三鞠躬·····	(176)
西行写意·····	(180)
大漠进行曲·····	(183)
新疆之大·····	(186)
火焰山下走笔·····	(189)
三个意外发现·····	(192)
霍去病与皇封酒·····	(195)
新蜀道难·····	(198)
松柏有情翠云廊·····	(204)
蜀道朝天·····	(207)
将身感受七盘关·····	(210)
剑门关，诗意浓·····	(213)
感受秦蜀栈道·····	(216)
再读栈道·····	(219)
剑阁遇雨未闻铃·····	(223)
七曲山不只为逛庙·····	(225)
肖杨氏坊和李氏碑析·····	(229)
再晤蓉城·····	(232)
钓鱼城“现象”·····	(235)



大足，足矣！	(240)
我与延安	(243)
沿着汉江走	(247)
思浴华清池	(250)
别种滋味思长安	(252)
昭陵六骏	(255)
铁龙跨越历史	(258)
永远的芬芳	(261)
为山水优势作表	(265)
苍山不老	(268)
独山桥，卡在历史肋骨上的子弹	(271)
黄果树幻象	(274)
森林和草原的气味	(277)
包头——血与水	(280)

## 港澳之间

港澳之间	(283)
回归两年迟到者	(287)
走在澳门街道上	(292)
身在澳门（四题）	(295)
澳门寻踪	(301)
莲峰庙，又见林公	(307)
澳门关闸沧桑	(309)
两度眺望	(311)
在澳门，我听到雷声	(313)

## 周边风情

东瀛三题	(316)
北海道三章	(321)

做客在江别·····	(326)
写在札幌机场附近·····	(329)
湄南河托起曼谷·····	(331)
多彩的芭堤雅·····	(334)
看鳄鱼表演的启示·····	(337)
静观云顶高原·····	(340)
吉隆坡的绿及其他·····	(342)
新加坡的“静”与“净”·····	(345)
马六甲剪影·····	(348)
板门店·····	(351)
在平壤市街上·····	(355)
过清川江大桥·····	(356)
凝望那群山·····	(358)
开城古民居景观·····	(360)
军事分界线一瞥·····	(363)
济州岛·····	(366)
汉城漫步·····	(369)

# 生命之旅

也许是经常外出乘火车对一些主干线路太熟稔了之故，也许是自幼喜爱地理对所经城市虽未尽去而知其详，也许是人 的大脑中某种主管感应的神经所示，我每每于夜间乘车骤然醒来，或是列车停顿而被震醒，便立时料定已至某站：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或是邢台……邯郸……安阳……新乡……等等。这时我往往本能地扒开窗帘，巡视站台上的站牌，十有八九能印证那感应是无误的。

我在产生某种神秘莫测的意识流的同时，在似醒又未全醒的状态中，耳畔响着车站广播员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389 进二道，进二道……”“110 就要从本站开车，停止剪票！”……窗外的灯光呈现出迷离的神采，在灯光照射不到的角落，有安全员敲打车底部件的锤声，但依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旅客的酣梦。

生活，人生。我总觉得，可能就在这样的时 候，才最能体现出生活内容的丰富性，才最能反映出人生的本质真实。有人在随飞速的列车前进，有人在子夜时分仍在不合眼地忙碌着。有的前进中却处于休憩状态；有的则坐在电脑显示屏前，让大脑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下运转着。夜，寂静的夜幕下也有交杂的喧腾；在一片漆黑的空间里也有五颜六色的灯光小世界。总之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有人

在酣睡，有人则醒着；酣睡着的也将各种各样的梦，欣欣然的和凄切切的梦撒在轨道的夹缝里……

列车穿行在阳平关一带的隧洞里，秦岭以至更南些的大巴山已不再似三国时和李白高吟《蜀道难》时那么无人敢于触动，列车进入它们的腹心部位，隆隆的震荡声犹如它们巨大心脏的律动。我这时被完全震醒了，比列车在平原地带行进时头脑更为清醒。我微睁双目，灯光偶或闪过，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昏暗的封闭中，车轮的回声比在敞阔的空间更具撼动性，还有一种异常的味道时不时地扑入鼻息。我在襄樊至安康间夜行车中也有同样的感觉，更不必说是在成昆线上饱尝的滋味了。我在这声调单一的夜行旅程中，思路无不集中到一点：当日筑路不易，列车行进不易，人生跋涉不易。但另一方面，心中也升起一种至纯的神圣感：大自然神圣，人工夺路者神圣，自强奋进者神圣。窗外大江隐见漩涡，在子夜中变换着不同的光色。大桥高跨江上，我恍觉身下有几只大手擎着，有悬空感，却并不使人惶悚，车头柔和地弯曲着，又钻进前面的另一个隧洞。随后，我也顺从地进入。幻觉中似乎站了起来，多少有点神秘地探索一座迷宫。可这时那车头又必是出脱了隧洞，蓦地发出一长声嘶鸣。我知道列车在深夜一般是不鸣笛的，突起长啸，定是不得不发此心声。在此子夜时分，列车的鸣声透出一种悲壮的意味。但并不使人沮丧，更不使人沉沦，却加重了对人生的艰辛感。它警示着有心人：潇洒吗？可以，其实并不那么轻松！

有一次，列车夜间在丛林沟壑间颠簸行进。这一带基本上是一千七百多年前关羽败走麦城的那条路线。当年本是林木更加驳杂，沟壑更加纵横，以致东吴吕蒙、潘璋诸将选择了这样一个有利于设伏的复杂地形而使那位“威震华夏”的红脸爷功败垂成。而今，路况也不能算好，常乘

火车的人凭感觉便可略知，也许正因为这样，加上车速不快停站较多，一些灭绝人性的歹徒便选择了这种地带夤夜作案。那是当我在卧铺里被呼叫声惊醒时，听列车员说刚才在硬座车一车厢内发生歹徒劫掠旅客财物的事件，但幸而被乘警和列车员挫败，结果一歹徒被擒，三歹徒慌忙跳车，其中两名乘夜色逃窜，另一名被乘警击成重伤已近毙命……

列车只作短暂停留后，又继续行进了。生命之旅，本应合于正道。逆向邪行，纵然可以张狂一时，终不免葬身于昏暗；地形虽有利，逞恶者最终只能是以深壑为墓穴，以乱草为掩体。隆隆列车毕竟不是关羽的赤兔马，正义之气岂能为暗设的绊马索所阻？

最近远行，夜车过丛山峻岭，遇雨，云雾濛濛中浙浙沥沥，忽明忽暗间闪闪烁烁。列车在深峡间临时停车，我借窗外灯光看看表，已是下半夜2时20分，但窗外人并非所有人都进入休眠状态。有两位着雨衣的汉子穿过雨帘，用手电照着山根下堆积的物料，我仿佛听见了他们踏过厚厚落叶时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在他们的身后，显然是临时搭起的工地值班室内有二三人坐在方木上，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方便面……这时，我上铺的旅人鼾声正炽，但邻铺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干部也醒来了，指点窗外，告诉我：“宝成复线正在运作！”

我历来心存一种崇敬感：修桥筑路、穿山凿岩者何其伟大！一处建成，又移向他处，如飞鸿远逸，却无声无影，将历史的脚步熔铸于山间水间，将生命的光影留在受惠众人的心中。而他们自己，走远的和永远走了的都没有镌刻下姓名，甚至连留下姓名的意念都没有（我始终认为在隧道口上应有他们的姓名）。此刻，有一个很普遍的词儿突然在我脑海里跳出：“贡献！”是的，贡献。我的思绪一时很

凌乱：歌星、大款、建桥工程师、凿岩工，还有黄金宴和方便面，等等，都交错叠印出现……

生命，无尽的征途，有所终也无所终。

夜行的生命，闪光的更加璀璨，阴晦的则更加晦暗。



# 感慨“天尽头”

在山东半岛“骆驼头”的东端，今威海市的荣成市境内，有一处突出的石坨，悬崖峭立，陡壁直抵沧海，地理上曰“成山头”。据说在它之下，大海中有一漩流，古今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常被急漩舌卷而遭难。当年秦始皇东巡芝罘，再东至成山头，纵目海天浩渺，神秘莫测，喟叹之余，敕封此处为“天之尽头”。

从此，成山头反不被外乡人熟知，而“天尽头”却为好奇探险者心向往之。

当时始皇离去前十分无奈，除了站在“天尽头”望洋兴叹而外，就是在这以前不久遣方士徐福带领 500 童男童女乘舟东去“仙山”，求取长生不老药。徐福一去不归，始皇西归返都途中病死于沙丘，却不知海浪在他身后发出嘲笑：一非“天之尽头”，二无长生不老药；瀛州、方丈、蓬莱三座仙山在哪儿？徐福和童男童女呢……无语。只有风起浪涌，拍击崖壁，呵呵呵！贻笑两千余年！

海浪的嘲笑决非是无端轻薄。两千多年间所谓“天尽头”并没有因其依山扼海、地势险要而完全安生过。尤其是 1894 年那一次，更证明“天子”的金口玉言，根本挡不了强盗的偷袭，也挡不住侵略者贪婪。那一天，当海上的太阳还未升起，枪刺上的太阳旗趁夜雾席卷海滩，那登陆地点就在“天尽头”附近，武士道和带血的皮靴，从这儿

向西一路踏去，惊破了威海口沉睡的港湾。

威海口，中国早期理想的军港，那半月形的深水港湾，中有刘公岛，分成左右二水门，可谓天然形胜。大清国的北洋水师提督府就设在刘公岛上。北洋水师黄海大战惨败后，依照李鸿章的命令，所余舰船麇集于港内避战。然而，凶残的对手却不容它有喘息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天尽头”附近的登陆，就有了来自腹背的偷袭……

水师提督丁汝昌，自黄海大战中负伤撤至大本营后，终日忧思重重，进退维谷。在大战中，尽管他指挥下的北洋水师也曾竭尽全力，想以海水冲刷憋气的咽喉，怎奈风不顺，水不兴，只有大旗簌簌空抖；舰船不为不新，炮膛大多也未生锈，只是辮梢上有太多的积垢。当时在血战的阵前，不只有贪生怕死的方伯谦，也有忠勇义烈的邓管带和其他将士，但纵有一腔悲愤也回天无力，几近坍塌的舞台毕竟难以施展：他们或则义殉浪底，以不屈的骨架撑起虚弱的海；或则郁忿之极，羞辱难当，事后以死殉之。那么，作为总指挥的丁军门呢？……

当日军自腹背袭来，各山炮台失守，卧于港内的余舰悉被摧毁，拂晓时分弹雨倾盆，盖向“海军公所”，这时丁提督没有殁于弹雨，却局促于小东厢房饮恨吞下一粒药丸。就这样，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舰队，背倚“天尽头”破碎的屏障，与它的总指挥一起走向了命运的尽头。

而横卧威海口港口的刘公岛，在那个无奈的时刻也像是一颗更大的药丸，被战败的一方苦苦地吞下；吞进衰老无力的咽喉，几乎窒息了一个大清王朝！

这时的“天尽头”，浪拍崖壁上的藓苔欲说还休……自觉天然的海上长城，并没有使戍将高枕无忧；也使有识者猛醒：原来再险要的壁垒也有弱点；“天尽头”不是神功睡枕，反而成为强盗的垫脚石，跳进“海军公所”的禁范，



裹走 20000 万两雪花银的“赔款”，只留下了一个收条——《马关条约》，连岛上坚硬心肠的礁石也羞！

不能过于非议海浪对此发出嘲笑。它并非幸灾乐祸，而意在嘲笑秦皇的封号，警示国人“天尽头”之外有人对这个屏障绝不认可。“天尽头”只不过是一个半岛的尖端，但不是天地之尽头；它充其量是一个不错的景点和一个观测海象的瞭望台，岂有它哉？

当年秦皇所遣的求取长生不老药的徐福何在？500 童男童女又何在？尽管今天在沿海几省至少有三个地方都认为徐福籍属于此或自那里出发，尽管专家们仍在饶有兴味地喋喋争论：徐福经过济州岛而至九州，而童男童女就在那里生息繁衍，云云。但“天尽头”外又远又不甚远的狂风恶浪，却似乎并没有报以同等的热情；虽汲用过汉文化，却又蔑视儒文化的人情味，只相信通过流血而获得他们想获得的一切，并不十分热衷于考证血缘，更不在意因有否血缘而决定行止。这一点，是不是多少含有某种讽刺意味呢？

真正值得信赖的是：国运方兴，民气不乏；天外有天，神思无涯；忌封闭而宜放眼量；善开放而头脑清醒；天然形胜固有价值，更有力的对话是无遮拦的实力。

我曾在 1989 年和 1994 年两次登上“天尽头”，主要动机是为了旅游观光，但无形中也触动了更深远的神思，最近再一次去“天尽头”，在那个凸起的石砣上伫立许久，东望大海远方，见那雾霾中似有啥东西时隐时现，我在猜想，可是那嗜血成性的恶鲨？……

“天尽头”只是一个景点和瞭望台——一个方兴未艾的景点和过时的瞭望台。